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

題跋

題孫履常送饒壽可之官後序

壽可之爲人仁義之心惻如也履常之贈行仁義之言藹如也以仁義之心得此仁義之言以仁義之言發此仁義之心充之不可勝用也何往而不達今其肇端耳人之契夫天者未有艾則天之報人者庸有既乎於壽可將行之際書于履常贈言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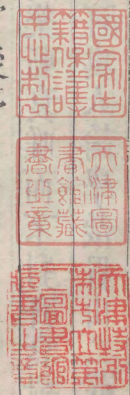
題朱文公敬齋箴後

敬齋箴朱子作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 一

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題朱文公答陳正已講學墨帖後

朱子答正已一書備述爲學之功又規正已之失蓋以其人有志于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覺之用心乎然澄竊聞之大功廢業况服齊斬乎古人居父母之喪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樂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况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蘇



兄弟文人爾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正已蘄學聖賢身有母喪而校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爲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故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爲之掩覆也耶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學與才也皇慶初予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且謁選吏部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

二

受九品初職而又不遑得孰不歎其淹滯而悼其屈雖予亦不能爲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澗之人物發爲盛東萊呂子其首也古愚言論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曾與之交欲進其文於道期之者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自行文不載斯道則文猶虛車也故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子淵所期將進之呂子之上彼悼之者悼其屈於一時爾此期之者期其伸於百世也一時者人爵之貴其品秩之升由人之所畀而不可必百世者天爵之貴其品秩之升可躋乎極等皆我之所致而非人之所能減削也苟

得是雖不得人爵無損也而天爵亦階之而升乎予拭目以觀古愚之升

題范清敏公贈墨工序後

宋嘉定寶慶間豐城范清敏公宰崇仁澄幼穉時每聽先大父對客談論臺道范公之政神明剛決公正審悉不可一二計蓋自宋初以至季年邑宰未有能如公者後爲郡守部使其政皆然澄旣熟於耳聞及見公之一筆於書者則知公非徒有其政而又有文有學有識也黃野見者不過剖折獄訟之語而於他文曾不多見

今見公贈墨工一序讀竟嘆曰斯地而有斯人也夫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斯時而有斯文也夫公謂墨工之售墨不可輕售非其人則其墨適足以蠹斯文蝕吾道嗚呼嚴矣公以此爲售墨者之戒則用墨者之罪爲何如哉觀公用此墨以蒞官臨民直無負此墨者使公得用此墨於皂囊之中白簡之上則弼遺補闕擊奸去邪上有補於君德下有裨於國政是豈小小哉惜公不得用此墨於彼而僅得用之彼獄辭訟牒也公之文旣不多見而此文幾爲人間苞苴廢棄之紙非吾友陳淵然之卓識高誼則公之會孫凱何從而得此家寶也耶澄之所以把翫不忍釋手而重嘆斯文之幸而存也淵然宋江西提刑諱杰之

子與范世嫻凱嘗仕於朝爲贊儀署丞

跋饒氏先世手澤

臨川饒熙則明奉其父膚翁之手澤過予言曰熙之曾祖家富萬卷乙亥燬於兵吾父最喜觀史火後無書得之良艱百計購求彌勞彌篤晚年雖稍遂意然猶未備也隨所見有日抄且囑熙以寶其書熙不敢忘父命就曾祖所勑西園中構小閣以貯吾父所讀書予曰而父賢已夫得書艱而劬學若是彼多書而手未觸者何人乎今子凌藏唯謹可謂善繼志矣子之曾祖早中童科長魁鄉貢推恩受祿未顯庸而歷運革而父精勤亦不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小試蓋皆福祉以遺後子其自勉以光其前哉

題得已齋叙記詩卷後

得已者何有吾之所自有也吾所自有者何可以自求不可以言言也非不可言也言雖多無益也竊觀夫子之與人言未嘗多也若利也若命也若仁也言之亦罕言不多矣猶以爲未而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聖人豈靳於化今傳後而欲無言何歟化今傳後不在乎言也自漢以下儒者虛言熾而實功微流而至於宋之末益言之做極矣西浙盛尹吉甫蓋安分知足無客慕妄想也昔扁其齋居曰得已爲之序爲之記銘之箴之詩之賦

之者伍伍什什而彌富彼官爵貨財舉世所者盛君之
操趣尙且視之如糞土以其爲身外物故也而於身外
無益之言收聚不少疑若近名務外之障或猶畧塵粹
德之光乎崇仁崔令君與盛君交契深俾予增贊其言
予方以是尤人尤以效之可哉辭之弗獲耶爲推明孟
氏之旨夫孟子所云得已者不失義之獲也所云不失
義者得已之種也而不失義不離道二事一事爾或窮
或達時之遇不同其所不失之義卽其所不離之道其
所不離之道卽其所不失之義道體義用非有二也學
孟子之學如之何有實功焉虛言其奚庸必也慎獨養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 五
氣靡愧靡忤行吾正路動應無毫髮之差斯不失義矣
必也主一存心靡放靡馳居吾安宅靜定無須臾之間
斯不離道矣實功至是則吾所自有者吾自得於已自
玩自樂之不暇雖聖賢格言亦可得其珠舍其犢得其
魚忘其筌况人之虛言蜩甲蛇蛻而已予今復以甲蛻
進一覽而棄之可也專乎內勿徇乎外勉乎實勿炫乎
名他日有識之君子將喟然而嘆曰斯人直得已者夫

題梁湘東王繹貢職圖後

味柳子厚睢盱萬狀之辭益以八荒四極之遠陰陽奇
僻之氣所產亦猶禹禺所象之物古有王會圖不可得

見此圖南梁蕭繹所作也當今天下一統日月所照悉
爲臣民開闢以來之所未見殊陬絕域異服怪形人所
駭慄者時獲日覩不待索諸圖也繹圖僅僅二三十國
奚足多哉或謂蕭梁無有是事繹作此以欺後世矣雖
陶穀跋語亦云斯盖卑陋蕭梁臆度立論未嘗讀史書
考事實而然夫梁雖偏霸一隅然南朝四代運祚之短
者止二十餘年而蕭衍一人享國踰於四十年元魏擾
亂故三十餘年魏人不以一矢相加遺境內小康多歷
年所爲南北七代之最遐邇小夷聞風慕利而來史不
絕書繹據實而圖之豈欺也哉但元魏乃梁敵國以基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六

業則魏先而梁後以土地則魏廣而梁狹以勢力則魏
強而梁弱蕭衍嘗自求和而元恪不許魏分東西之後
元善見始與梁通以魏列於貢職之首則欺也繹於君
臣父子之道俱失而文藝精麗能詩能畫此圖之作在
其極盛將衰之時不五六年侯景兵入三主皆不得其
死國遂以亡其事無足稱而人竇此圖者則以其畫之
工也觀其摹本有缺落字或謬誤梁史所載若扶南若
林邑若婆利若干陁利及蠕蠕盤盤丹丹等並有使至
而此無之宜借善本完補改正陶穀跋語亦紊前後之
次穀初得於石重貴末年之丙午其年晉亡而失再得

之於劉智遠初年之丁未庚戌漢亡再失復得之於郭
威廣順之癸丑明年甲寅以待郎充學士又有跋語丙
午至甲寅九年之間三姓五君毅仕晉爲中書舍人仕
漢爲給事中視易姓易君如置碁會不以爲意而醫拳
拳於此一圖之得喪不知其孰重孰輕也

題湯漢章爲程周卿治病卷後

周卿之疾奇疾也湯漢章之醫上醫也微其人之醫斯
疾不可得而愈微漢章之義斯醫不可得而致而微成
父之文則斯事之義亦不可得而知也湯氏素號義門
其好義也非自今日其爲義也非止一義人所不知者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七

題朱法師求雨應驗詩後

泊然無心者佛老之源也而其流有氣學焉有聲學焉
以梵聲咒雨咒晴而輒應西僧至今能之若夫專一氣
以役鬼神以感天地南土往往以是相傳然得其真者
鮮矣予聞建康稱頌心淵朱師求雨之驗師其得是眞
傳者歟師不肉食甚孝於其母又推孝於其外祖母有
此苦行有此至行所養者完而不挫氣學之本也蓋能

以志帥氣故能以氣動氣而陽召陽陰召陰唯其氣之
所使志爲之帥志之所帥行爲之本居畏壘之山而大
攘居藐姑射之山而物不疵癘此充其學以造於仙者
予雖不能其術而知其理樂聞朱師之事而因勸世之
道流以修行也彼爲道流而實非人類者能無愧於斯
乎

題趙中丞述眼醫說後

道濟天下而不有其功施及群生而不祈其報者此禹
稷伊周之用心士大夫未必人人能若是也而况技藝
之家乎古今之流最莫秦越人之若也其適周適趙適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人

秦隨時改變爲老人醫婦人醫小兒醫以迎合其國俗
蓋亦爲利焉爾故以輕身重財則列于六不治之一其
志可知也扁鵲猶然則於俗醫庸河責河南常光明精
專眼科河北老儒李彥政雙目失明跬步無進適相避
近惻然憐之爲之畀之藥而其疾頓減於昔髣髴有見
遂能扶杖以行藝旣神矣又且卻所報而不受厚感其
德拳拳不忘於心延祐六年秋客金陵告之於其鄉達
尊中丞趙公公嘉其人以至筆之於書而予亦得聞其
事噫孰謂技藝之中有能若是者哉使世之士大夫能
以是心爲心則禹稷伊周之心庶乎其不泯矣彥政儒

之窮也常光明醫之良也救人之疾而不圖其利感人
之德而不墜其各二者皆厚之道也寡情薄義之徒受
人再生之恩如父母而亦旋踵忘之者其心之厚薄爲
何如也一觀趙公之辭而兼顯二人之美所謂一言而
可以善風俗其若公之言也夫

題汪龍溪行詞手藁後

書之誓誥命古王言也下逮春秋諸國辭令之善猶足
以折疆振弱漢初制誥溫乎三代之遺風武宣不如高
文景時矣况東都以後乎自唐以來代言之臣至宋二
三文儒殆蔑以加未能齊先漢也而駸駸近之間有才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

九

氣之高溢出法度之外不無傷於渾厚然視全句對偶
用事砌甃以誇精致者相去遼絕也南渡訖于季年惟
翰林學士顯謨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懷
憤何其感人之深哉盖其製作有體不但言語之工而
已今觀手藁六帙雖一時不經之辭非大詔令也而一
班之窺一鬻之嘗亦粗得髣髴云臨川吳澄肅讀畢敬
識左方轉示者公之遠族孫巽元也

題人瑞堂記後

皇上踐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爲國子祭酒盖以
望實選不以品秩論澄由國子監丞任司業朝夕事公

公爲官長又年長恂恂焉視予猶弟也時公年六十有五而公之父邢國公年八十有三顏若童孺氣若少壯予歲時執卑幼禮及門致拜必抑損下接不自知其齒德之尊煦煦焉待予猶子也其明年予移疾歸田雖邈在大江以南數千里之外而公一身之信厚一家之善慶寤寐常佩服于衷也越七年邢國年九十皇上敦老老之仁特旨錫燕三宮頒賚恩貺渥洽朝臣咸至稱壽文臣各爲賦詩而平章政事李公序之布宣上意謂邢國爲人瑞承旨於是以人瑞名其堂而翰林待制鄧侯記之一時寵榮福祉之隆君臣父子之懿賓客僚友之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

集京都相傳以爲盛事誠曠代所希有者予不獲供給使令其間而於江南竊覩鄧侯所作堂記爲之三復低嘆而志其後云

題葦齋記後

齋者齋居之室也昔人之名其齋有曰竹者矣有曰榕者矣竹齋者以其齋外之有竹林也榕齋者以其齋近之有榕樹也齋而名葦者則不然謂以葦爲齊非若竹齋之在林間榕齋之在樹側也而自以爲名也葦齋肇於誰乎儒學提舉李君肖翁所爲也肖翁種學績文士流所推服家于龍興路之富州嘗教授於州庠仕而不

離其鄉也及是提舉儒學事於遼陽則遠違其鄉蓋六千餘里遠近雖殊而處之如一遼東地寒市葦席障蔽其上與四傍爲齋居之室而名曰葦齋人或哂其陋而君視之若廣居安宅然且自爲文以記謂其中一和如春者仁也謂其制之廉隅中矩者義也噫世之人役外物以奉其身大率尙華靡而羞簡儉一有不備悵悵不自足衛公子之居室也其美其完一必曰苟無求美求完之心故夫子稱之肖翁不欲求完求美夫豈不能強力以辨一室而簡儉如此畧不以外物華靡爲意其識趣爲何如哉莊子書有蘧廬之言蘧之從艸註者釋爲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草屋考之字書蘧不訓草草屋之註疑非惟從竹之蘧字書釋曰竹席又曰蘆發然則蘧當以竹而傳寫之誤以草也今肖翁之葦齋以蘆發爲之正莊書所謂蘧廬也與然莊書以仁義爲蘧廬今李記以蘧廬爲仁義予未知其孰賢必有能辨之者肖翁歸自遼陽與予邂逅京師予見其所作葦齋記嘉之如夫子之嘉公子荆故書此爲其記之左

題溫公日歷藁

溫公日歷藁二卷凡十紙備見荆公初行新法時事一卷自正月己未訖二月壬午一卷自三月壬辰朝訖是

月壬子熈寧三月也公素善荆公呂獻可彈文公甚怪及是所爲不合公意始懇懇言之上前又私書再三徃復公之忠誠至矣其後公旣大用悉改其法然荆公卒猶厚褒贈且曰介甫好處甚多但執拘爾公於國家之政事而故舊之義始終不踰噫孰有能如公者哉在趙子敬平章家獲觀此卷因識其末云

題赤壁圖後

坡公以卓犖之才瑰偉之器一時爲群小所擠幾陷死地賴人主保其生謫處荒僻公嘗痛恨曹孟德害孔文舉謂文舉不死必能誅操其胸中志氣爲何如哉身之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所經苟有阿瞞遺迹則因之以發其感憤此壬戌泛江之遊所以睠睠焉託意於赤壁而不能忘也不然夫豈不知黃州之非赤壁哉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託容之言公不自言也水也月也道士也神化奇詭超超乎遠遊鵬賦之上長卿之文何可髣髴其萬一公之所造如此而猶不能不有所託以泄其感憤者何耶殆亦示吾善者機爾公視操如鬼鬼猶可也當時害公者沙虫蠹蛆而已矣人間升沉興仆不過夢幻斯瀕之頃公豈以是芥蒂于衷也哉魯人范仲寬繪赤壁二賦而齊人張明德效之明德儒而通蓋慕公之文而起者卷首有東平

王問堂承旨叙語予旣因明德之畫而追憶前事又慨
聞堂之不復見也泚筆而識其左方

題關立本職貢獅子圖

關立本職貢獅子圖平章趙公子敬所貯立本畫品超
絕傳流殆六百年歷幾貴家而公得之是可寶也亦可
慨也當時此人此獸中土蓋稀故圖以示後今遠方職
貢靡所不有雖未觀畫已稔見之矣

題宣和畫女史箴圖

黃屋之尊而游意曲藝筆法精妙規戒具存其圖女史
箴與唐開元圖無逸奚異昔楚靈王聞右尹誦祈招之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詩爲之饋不食寢不寐者仲尼歎焉今撫此圖不覺救
淚

跋墓說後

樂幼成墓說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論希求不已累
歲暴露親喪大爲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改掘他人祖宗
之骨而望已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言有裨政教夫人
子卜宅兆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爲利後計哉或萌
貪欲之心而便貪欲者之伎或持貪欲之伎而壘貪欲
者之心一則小黠一則大痴噫可歎已余是以有取於
樂氏之言

題物初賦序詩後

吾遊心於物初此莊子之書述老子之言云爾後之人
曰物之初也物之先也未有物之時也釋物爲先訓義
乖矣且未有物之時而遊心乎是得無近魏晉清談放
曠之習而使人無所執守莫可究詰乎老莊之學不然
也物之初盖有所指而言謂一物之初非謂萬物之初
也在吾身之內非在吾身之外也以吾生身之所從始
故曰物之初遊心物之初者真人之守規中也此人身
要眇之境而文士亦或擬之於天地之鴻濛龍虎山陳
自誠嗣老莊氏之學於此心知旣其實豈徒旣其文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已哉

跋張蔡國題黃處士秋江釣月圖詩

夫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
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
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
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今讀蔡國
張公題黃處士秋江釣月圖詩超超出塵言彼之外境
而觀者因以得公之內境焉其澹也其易也其閑適也
純乎一真心聲自然無雕琢之跡盖非學詞章者可到
必其中之有所見有所養而後能也唯陶韋杪處有此

子敢自謂知言乎真知言之、乃知予所知之非妄知也

題誠悅堂記後

孟子傳子思之學其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得親之悅爲得諭親於道爲順悅親者人人可能順親者學希聖賢而後能也悅者順之基順者悅之極孟子言悅以該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誠身之學則豈人人而能哉夫一語之不妄者誠也一事之以寔者亦

莫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

十五

誠也而誠身之學則不止於一語一事之誠而已知性盡心之餘養性存心之際仰無所愧俯無所忤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慎獨不欺而自慊於己夫是之謂誠身必嘗用力於聖賢之學乃造乎此生質之美素行之謹雖或暗合而終有未至也若夫悅親之孝則隨人品之高下人人可以勉而爲大而三牲八珍之奉小而啜菽飲水之歡安其寢處時其溫清愉其耳目適其志意俱可謂之悅也東人陳公嚴家饒財而善事親翰林學士承旨李公扁其堂曰誠悅以人所可能之孝嘉之而并以人所難能之孝期之公之待人也厚矣及公已逝子

彥徵克肖悅親之孝不忝其人緘令以往陳氏之家世
世有孝子加以博文約禮進德修業而至於聖賢誠身
不學有得焉則其悅親也亦將如聖如賢又非但如常
人之所能者悅親之賢有若曾閔悅親之聖有若舜文
夫如是其可謂不負李公之所期也夫翰林侍講李伯
宗爲陳氏作記臨川吳澄復識其左方

王氏餘花瑞果詩跋

醴泉無源而出靈草無根而生世有是事豈日無是理
哉餘水養花忽結異果其殆此類也邪聖人之言番於
經者皆道其常而不語怪惟春秋一經常者不書非常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

十六

乃書非常者何變也異也吾觀憲使王侯先公先夫人
其於君臣夫婦之倫變而不失正所謂異而非常者矣
有異而非常之人則其所感必有異而非常之物應之
理固然也抑嘗聞諸先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於其言也無所苟王氏異果之瑞母之貞節所致與子
之孝誠所召與不可得而知也跡已陳而推測臆度其
由目不及睹而想像追賦其事雖可強而能然闕其所
不知而不苟其言者於此亦難乎其爲辭也吾欲舍其
已往之非常者而爲侯道其方來之常者可乎侯爲義
臣節婦之子朝廷嚮用之意方隆而未艾侯之德行侯

之功業宜可傳千百世之遠而後無忝於承家之孝報國之忠非但齷齪爲廉謹循良吏而已也夫如是則侯之一身將爲國家之上瑞而於一花果之小瑞又奚足以喋喋多言爲哉

跋六龍圖

以飛龍在天騰百川雨天下逢此時見此象而有此矜筆寫之亦氣數之參會也蓋建隆庚申後之所作

再跋曹壁詩後

詩以時論則周之曹詩殿變風十二之後詩以人論則漢之曹詩冠建安七子之先予嘗爲曹壁序其詩條二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十七
十有六年矣曹之年昔三十有八今六十有三矣時之易往如此哉而人之重來可喜也於是因論詩而論其人論其時焉以人歟不願舉衰漢之人期盛世之士以時歟所願輓下泉之終復關雎之始也

題程縣尹光州德政詩後

自封建廢而爲郡縣郡守縣令之職猶古之侯伯子男上之人寔與之分土而治其民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用得其人則如擇母以乳子用不得其人則如召狼以牧羊也由漢以來每以守令之選爲重事至治改元之初詔天下舉守令燕人程侯居仁中所舉受特恩

宰洪之南昌南昌附郭邑地大人衆素號難治居省府
憲府之宇雖有長才者莫能獲展侯至官凡有可利於
民者爲之唯恐後苟有不便於民者去之不憚難民有
所訴或曉之以義使知愧而止或析之以理使知不可
欺而退府史不得以售其奸胥徒不得以肆其橫服屬
於官以蠹賊斯民者咸思棄公後而復民伍侯之能是
者其美有四廉勤明敏而已可謂上不負明詔下不負
舉玉哉侯之考嘗守洪郡而侯復來宰洪屬邑其政蓋
有光於先者焉前此侯任德安府判官以能官稱會光
州有宿弊民甚困弊久莫能革河南省府命侯往治之
英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侯悉除其蠹根光民感德入骨髓爲詩歌以頌者成帙
予過洪士民談侯之美藉藉旣而有以光民頌侯之詩
示予予喟然嘆曰方今主聖臣賢期措天下於太平安
得如侯者千百人布滿天下百里之邑乎樂道其善於
是書此於光民頌詩之左方

墓地索笑圖跋

索索索有心越難得笑笑笑無人敢輕誚圖圖圖模糊
復模糊跋跋跋透脫眞透脫

題眞樂堂記後

昔伊尹耕於莘野諸葛孔明耕於南陽蓋將終身焉旣

而被三聘之禮值三顧之勤則幡然而改感激而許由
是出任天下之重馳驅危難之間視其前日躬耕舊隱
之地若蜩甲蛇蛻此明出處進退之宜者也河間劉君
天爵甫其初非因三聘一顧而出者發身儒學從事政
府游立治蹟以至于今浸浸通顯且將大用而悠然舊
居之思乃以躬耕畝畝爲真樂堂記寓君之心殆無餘
蘊矣夫古人之仕有三行可上也際可次也公養則下
焉爾今人之仕欲如古之際可已不可得而行可何可
覲也然則公養而已矣公養者不得已而仕也有志之
士豈以是爲樂乎而沒溺於醉夢會不一醒覺者舉世
樂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九

皆是也孰有如君之有覺有醒者哉雖然仕進榮達之
樂外也隱退閒適而假物以樂亦外也劉君自有天爵
之貴其樂也無與倫蓋不在此趙村之田而在君方寸
間田也求則得之在義不在外惟此樂之爲真他樂皆
非真也得此真樂隱退閒適固樂仕進榮達亦樂其爲
樂也不繫乎出處進退之跡而根乎仁義禮智之心斯
記之所未及言君其求之哉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題跋

題胡志甫墓誌後

往歲於清江皮氏館中識廬陵胡尚志甫溫然如玉盎然如春時已老矣不知其少年有患難摧折也讀此誌文三復惻愴

題皮濛墓誌後

始予遊南雄之門濛也方少氣直量宏恢恢有父風豈料其不壽哉其生之年與吾子同而月日後故於其死也尤悲之孤靈以墓誌示因識其左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一

題思無邪齋說後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苟理無欲有善無惡是謂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禘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真是無妄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火入水安然不以爲非虫蚋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爲理爲善彼之爲欲爲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

與焉一有邪思卽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纔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隲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雜勉之言固甚美予疑熊君之未遽及是也蓋必先能屏除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雜則猶未至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爲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吳文正公集卷之二二

道異端氏之不二不雜也自幼而持戒持律已絕去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淨烏乎而可以不貳不雜也乎

跋孫過庭千文

孫過庭所書千文豫章李昶德明能購得寶藏之好尚如此可嘉已夫

跋子昂千文

李德明家所貯千文其一孫過庭書其一趙子昂書合二卷觀之猶二子也

題遺宋生

青陽公才畧術智可以爲能臣可以爲姦雄蓋孟德仲
達之流亞而其所居之時所仕之國與彼不同故其所
就亦有不同者然及今三百餘年尙克傳世或工辭章
或工技藝綽綽有聞豈相國不得遂其志於一身是以
得留其福於末裔與較之曹馬孰短孰長夫忠厚而光
其前此昭德之所以褒嘉於濟可英豪而昌其後亦予
之所以欣幸於相國者哉

題宋列聖御容

嗚呼自吾父吾祖而上三百餘年養生送死於天地覆
載之中日月照臨之下而不知覆載照臨之像爲何如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三
也今於畫繪見之嗚呼形容爾妙萬物之神如斯而已
乎遺民之子吳澄書

題朱近禮詩傳疏釋

朱子之註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唯詩經爲易
入疋江朱近禮喜讀詩隨已所知疏其下或有所釋或
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尙已雖然經之難
窮也如梯天航海仰之而彌高前之而彌無畔岸繼今
以往志益勵功益勤擇而精語而詳融會貫通靡有窒
礙庶其可以羽翼先儒之訓傳而無慙也夫噫勉之哉

題畫蓮實卷後

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共房頭馘馘更深兄弟思讀
涪翁詩而觀此寧不油然而生孝弟之心乎

跋陳桂溪畫冊

桂溪陳居士所蓄畫二三十幅共爲一軸舊新雅俗俱
有其季子庭祥珍襲之可謂善保先世所有者矣

題鍾氏藏書卷

藏書不可以不多而不可徒多游經亂離之後人家藏
書之多者鮮矣今聞新淦鍾氏所藏寧非大幸乎尙擬
過淦借目錄一觀倘得見所未見亦此生一快也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四

題皮南雄所藏畫

皮南雄得此於徐氏自識其後而寶藏之皮公去世駁
駁三紀矣其子潛示予此卷予不以見譚之舊畫爲重
而以見公之遺墨爲喜也

書囂囂序後

金谿余國輔爲其叔弟國瑞作囂囂序曰囂囂云者內
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心素守優游
委蛇休休然怡怡然予讀至此爲之廢書而嘆嗚呼國
輔之識固造於是乎朱子以自得無欲四字推廣囂囂
之訓釋國輔乃以三十字描寫自得之氣象旨哉言乎

聖賢復起不易吾言矣異時竊窺國輔之學疑其未透
此關今與國輔別不啻十數年其學之進可畏也哉不
然何其言之到如是也孟子七篇言囂囂者再一則述
伊尹辭聘之美一則語宋句踐好遊之非苟能囂囂雖
聘幣之至且辭之惡乎遊孟子不直沮句踐之好遊而
但語之以囂囂不明孟子之意者謂以囂囂而遊也夫
謂囂囂而遊者猶曰以堯舜之道要湯爾直知堯舜之
道者必不要湯直囂囂者決不遊也故其下文有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之說此指囂囂之實而言也遊也者儀
衍妾婦之爲也不離道不失義者肯爲之哉遊與囂囂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五
之意戾國輔知之明言之當且以固嘗囂囂遊爲悔學
旣進而知昔之非也然始爲緩辭而不遽止叔氏之遊
者殆不以朋友切切惓惓之義而傷兄弟怡怡之情國
瑞察伯氏之意於言外可也欲廣其見不必觀上國故
都宮闕山川也欲壯其氣不必跋履齊楚燕趙關邨巴
蜀也欲充其學不必謁候各公大人奇才隱德也向年
有遊孔林者予問之曰將何求彼應曰求孔子之道予
語之曰孔子之道內求之則在吾心外求之則在其書
不在孔林也夫金谿先覺之第一則陸子也續千數百
年不傳之道者河南程子也集伏羲以來群聖之大成

者魯國夫子也一聖二賢豈以遊而得哉難合而易踈寡同而多異國輔脩諧遊之况味矣國瑞其可復襲伯兄之所追悔而不爲者乎游之爲游外慕妄想也而曰內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吾不信也世俗之游者曰爲名爲利而已雖可鄙而猶不欺也今以囂囂名其游詎非借美名以掩其私而爲欺耶國輔國賢國瑞伯仲叔皆文儒而肯務學所慮者學末學而非務本也倘果能依國輔內樂重外樂輕之三十字而踐行其實將見金谿之三余猶三陸也夫何慊

跋朱子所書陶詩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六

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皆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兩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蓋其詩意出於道德經之緒餘也

跋子昂書東坡王晉卿山水圖詩於熊大樂畫卷後

衰用和得此於鄧少初甚珍之然此畫之景非此詩之所言也此詩之工非此字之所增重也珍之者以其書與以其字與以其詩與

題明皇出遊圖

潞州別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爲文皇曾孫矣友愛

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游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蓋自省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周公之書亦以遊爲戒何也防其原也上無典學之主下無格心之臣則視此爲常事而不之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淫侈驕怠而後可以亡國哉

題遺廖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革之會子死於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七

旣弱冠哀其父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於叢塚間聊慰其心焉零丁徒步徃北方尋訪其母至楊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旣死而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啣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寧無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郭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爲節婦者天旣厚報之人俊家禍雖

慘而能爲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予謂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窺鑽故紙諷誦陳言不肯民瘼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爲知學而倫紀墮毀曾飛走之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爲可也有人僞作予語以貽人俊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尙義以諗予予爲書此以黜其僞云

題文山帖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八

益齊鍾先生與大魁文公同寶祐乙卯鄉貢此其復書蓋在初仕之時故與後來字體大異用一筆吏猶且謹審如此於其小可以覘其大矣

跋王登甫詩後

豫章王貢士登甫昔時與清江徐侍郎交游屢有相倡和之詩旣而時異事殊宜王詩之多感傷也夫達於事變懷其舊俗此變風之所以見取於聖人予觀登甫之詩殆亦古風之已變而又變者與

跋艾氏所收名公墨蹟

鄭郡舊家之居城中久而不衰替者艾氏爲最其先貢

士君名茂在宋紹興丁卯庚午癸酉三貢于鄉沒而鄉
貴侍郎李公銘墓詩人放翁陸公書冊掄魁于湖張公
篆額當時稱爲三絕乾道戊子以椿年名貢者其子也
寶慶乙酉紹定辛卯兩以彭老名貢端平乙未與禮部
正奏者其孫也八十年餘一門三代薦名凡六七既中
禮部選而未及仕豈非天將留其不盡之福以待後人
與淳祐宋三衢徑畷徐公爲郡守愛貢士君之曾孫方
子元孫丑第獎進甚至稱爲五世盛德今則其元孫之
孫道孫濟美如初有子已娶徐公所稱五世者且將八
世九世矣非其積深流遠何以能若是予素聞艾之爲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九
舊家而不獲識其家之子孫因見其先世與諸名公交
際之真蹟爲識其左

跋文丞相與妹書

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內有此女臣不二
君女不二夫臣盡節而死女全節自生不愧于天不忤
于人可傳于萬世卓哉曼卿出其門藏此帖甚珍之噫
誠可珍也觀者爲之流涕

跋張葛狄范四公傳

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徒狄文惠
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

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
惠身仕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
故邵子稱其忠且智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
際而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
遺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
之可疑也張鑑子明類四公行事爲一編其尙論古人
也識亦卓哉予是以題其卷端云

跋唐以方所藏吳司法帖

臨川唐由義以方之高大父貢士君諱必達字民功宋
紹興二十年庚午預鄉貢次年不第又五舉免解赴省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試又四試不中而免省赴廷試當在淳熙五年戊戌中
間解試省試之年必有两科以事故不及試是以躋至
甲辰始赴廷試未得試而歿于旅舍也吳定翁仲容之
從會祖司法君紹興丙子鄉貢及此歷二十九年凡五
試省試而後登科唐貢士爲同郡又爲同年赴對之人
哀其困於場屋晚節欲就一特科官而不幸客死家貧
子弱弗克歸櫬爲作此帖懇告在京之鄉人俾隨力厚
薄以助惻然矜恤之念形見乎筆墨至今讀其辭猶有
餘悲眞仁人君子哉當時署名者二十七其年與司法
君同登科者八前時登科而在京者五此外有官而在

京者五不知其官稱者四計費直用緡錢六十而所哀未克其半二十七人諾而不讐者有五焉他人不足責司法君同登八人之中有其三所助甚微而又負已諾夫事之可哀孰有甚於斯者嗚呼豈其畧無仁義之心乎由是觀之范文正忠宣父子之意度爲何如哉唐氏襲藏吳司法帖以示其從會孫仲容容考之甚詳又以示予而予復識其左方司法君諱炳若字文炳以方尙清雅不墜文獻之遺家之方昌未艾可期也屈於前者伸於後理之必然歟後百四十九年同郡吳澄書

題野莊詩卷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十一

世有身居江海之上而心乎魏闕之下者亦有身繫軒冕之貴而心乎農圃之賤者一則忠一則智也昔翰林承旨眞定董公在家或聞國政之疵輒終夜不寐而嘆野莊圖凡在官必攜以自隨時一展玩若有意於桑麻稼穡之務而不可得此豈淺丈夫之所能測哉嗚呼世之人跋履踣躓衝犯風波乘危瀕死而往不休逮他日追思牽犬聽鶴則已晚者其智果何如邪公之吉德而姦凶亦媚忌屢謀加害賴主知之深主眷之篤而彼之計不行公保身之哲固炳於幾先所以未嘗湏臾忘野莊也夫其身雖閑退而其心每憂朝中者忠臣致身之

義其身雖仕進而其心樂野外者智士存身之道忠與智公其兩全也

題袁學正先友翰墨後

昔椰子厚記父友之姓名於父墓之碑陰使後世知父之所交皆一時名人也今袁梅瑞用和於主一君交際往來之人凡書間所尙存者類爲一軸惟恐失墜亦以表其父之所交有若人也蓋猶椰子厚記先友之意云

題遺方生

生物有一本而無二統恩義有相奪而無兼隆此理也亦禮也理者吾心之所固有禮者古訓之所昭垂世有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十二

不幸當人倫之變而不得以蹈天理之常則權其輕重而處之以復于正俾於心而安於義而可斯已矣或事勢無可奈何而不能然將泯然抱恨以沒齒寧復敢宣之於口以語人也此其志之可悲者夫若閔士宗義之二姓亦人倫之變常者也宗義宜如之何曰從陳族之長擇一人後其舅而已歸于方儻無人可以爲後則於方氏家歲時爲墀以祭其舅至終身而止如是其亦庶幾乎噫東晉之後南北分裂果何等時耶而當時猶有專攻禮學之士稽諸禮疏所引通典所載可見也亦且間有通達禮意之婦人焉以今日文物盛多之會承前

代義理大明之餘會謂無一學禮者噫

題蕭道士父示兒詩後

身爲道士弗獲養親於親之生日饋尊酒親心驚喜作
示兒詩傳至予所遂爲古今世變而發一慨夫道也者
父子之親居其首漢初以老氏清靜之教爲道而古聖
人設司徒以教人倫但名儒家不得預道之名列在道
流之下雖然老氏言道亦曷嘗廢父子之倫哉其後出
家棄親一効西竺而曰道士固如是乎因子之有饋父
之有詩而知民愛之不可泯也是以識于其詩之左方
云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跋朱文公與程沙隨帖

朱子手筆人得之者固多此書與沙隨程先生其間質
正孝經疑義及易疑義則非泛泛徃復之書比也沙隨
先生經學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爲丈人行故朱子
以師禮事之書中所質孝經之疑程答書云近見圭山
汪端明亦謂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然其言載之於
孝經刊誤夫朱旣不自足而質之於程程又不自有而
推之於汪前善爲學取長於師友而不自恃蓋如此

題王晉初所藏畫

予每見好畫爲程子之戒不敢收蓄今觀晉初所寶頗

樂而玩焉豈亦猶有獵心也歟

跋朱子慶元己未十二月四日與益公書

聖賢之道不幸不行於當時猶幸其得明於後世也朱子以慶元庚申之季春卒此書貽丞相益國周公乃己未之季冬相距四月爾當時僞黨之禁如燬殆甚匡人桓魋之厄及至我朝表章崇尚與元聖俱何其幸歟雖然尊其道在乎上明其道在乎下上之人尊之則至矣下之人亦或明之否乎夫見此遺墨而愛重焉者愛重其道也朱子之道豈繫此遺墨也哉有已陳之跡有常新之心舍其已陳而得其常新朱子之所望於來今也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跋地理書後

大山山人手地理書一卷來叩予閱之有舊術焉有新術焉掇拾青囊之緒餘爲是詳說者也抑聞青囊不如黑囊山人得此青囊之詳說而加以黑囊之巧視大而遺千里微而不差一毫雖昔之楊曾復生不過如是而已山人爲誰吾里中故人之子袁其氏

題李襄公槐圖後

人與物異類也而同生天地之間其氣固流通而無間治世之人康樂而物之生也亦豐榮末世之人勞瘁而物之生也亦凋耗大而關於一世之盛衰者如此小而

關於一家之隆替者蓋莫不然觀田氏之荆足以驗其
家之雍睦觀高氏之柳足以兆其家之貴顯觀王氏之
槐而知其後之必爲三公也一氣之流通自然而然者
江寧李氏未南渡前仕宦之多甲於一郡太師襄國公
諱宗慶歷六年進士內仕至寶文閣待制外仕至南京
留守高陽關路安撫使子六喪其一存者五公手植槐
一株垂三百年柯葉扶疎一幹而五枝第四枝尤茂公
之五子曰中奉大夫參曰光祿大夫路曰參知政事回
曰通直郎畊曰奉直大夫若通直官最早而儒業之傳
續至于今不墜槐枝之獨茂若相應云通直之子澤其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孫繼勳其曾孫如德其元孫彌堂來孫鉤淳祐十年進
士官至承直質資純雅明六書正俗字之訛承直二子
養源繇路教授得縣主簿養浩不仕東桓楸彬森楚其
六孫也俱俊秀可以世其科至元間予客金陵及識承
直既而識其諸孫獲觀畫史所寫襄公槐葱鬱可愛竊
謂類同氣之相感應也其理微異物之應者氣動志也
人之感者志動氣也承直諸孫才矣倘其臻於體信達
順之道而不局於言語文字之學則一身之和一家之
和煦嫗充溢無物不欣欣焉槐其一爾應而復有感恩
而復有應李氏之隆殆不止如今所觀然此未易爲寡

見諛聞者道也尙因予言而究極之哉夫如是承虛其有孫矣乎

跋陳氏丘隴圖

中原之族墳墓至今猶古也南土之塋墳墓得聚于一處者鮮矣蓋其偏方土薄水淺之地不得不然雖仁人孝子之心有所甚不安而卒亦莫能變其俗者其說甚長未易一言盡也虛陵陳君景福宦遊無寧日始家于吉後寓于贛塋其母于贛每以二親之塋不得合一爲戚又以不能在家守墳墓爲憂形而爲圖時一展視聲而爲賦辭極悽惋藉是耶以塞其戚紓其憂此其中心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孝慕之誠不能自己者也仕廣東憲府上事于臺予在金陵見其所繪之圖所作之賦惻然憫之而不能爲之謀也噫古者仕不出鄉不得已而去墳墓則踰境必哭以喪禮處之今四海一國無踰境之事矣然宦遊去家之遠幾同昔人去國之悲終身爲田舍翁浮沉閭里則可苟有四方之志者其悲殆不能免固末如之何也已陳君姑缺他日宦成而游倦息肩贛寓母墳旦旦在目父塋不出三百里舛時往拜掃無難也四時祭祀得如常禮而於心無不安焉於斯時也此圖此賦焉攸用

昔年嘗觀謫仙所寫愛酒太夢二詩喜其豪宕邁逸因嘆其仙才美矣但意其於仙道或未之聞人頗不滿吾言今又獲觀元丹丘歌墨蹟神奇鬼恠尤恠其然其然信乎超出八極之表矣嗚呼世亦安得復見斯人哉仙才也夫仙才也夫

題耆英圖後

至治壬戌上距元豐壬戌二百四十一年矣至今尊慕洛社耆英何也韓潞二相元勲碩望極品大臣重厚謙降畧無一毫富貴態同會九老里居常流爾而溫溫接待未嘗懈慢盛德如此其位冠一時名香後世宜也小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十七

器易盈之人各位未崇驕倨已不可近視二相公度爲何如哉癯然一寒士坐次最下者不數年間亦踵韓潞相業無它德相似也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眞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於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後媚如時妝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閭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於評者劉時中王豈岩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

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跋洪母熊氏傳後

翰林學士元明善作臨川洪畊母熊氏傳明善於人不輕許其文不易得有此特筆洪母蓋賢矣哉書者翰林承旨趙孟頫篆者集賢大學士郭貫允謂三絕澄與畊同郡故識其後云畊今提舉江西等處儒學

題湯教授復學田詩後

昇學沙洲之田近年有權勢者奪取以昇其下一時職教者甘心奉之在後竟不復問無它罷嫖者不能畏懦者不德亦或因之爲姦利者有焉今教授湯君至慨然以剔蠹剗倣爲己任謀復其所失要路有人主之于其上故其復之也始雖甚難而卒若易田旣復諸儒咸喜歸功於教授作詩以美之教授曰上官之賜也吾何力之有噫湯君之於是事能有功而能不有其功是可嘉也其善不可以不書故書于諸儒美詩之後

題趙子昂臨蘭亭帖後

馮昌大世扁倉之業而書羲猷之字以趙子昂今之羲猷也得其所臨蘭亭帖寶之如金玉其伎藝家之情流也已

題皮疇小字四書後

皮疇病在膏肓而其父以其所寫小字四書示予父之慈宜速求善醫善藥以療疇之病俟病愈予有與之言者

跋牟子理感論

或毀仲尼吾徒曰人雖欲自絕會何傷於日月乎世有謗佛之人使佛之徒能如吾徒一語足矣奚事多言踈山雲住師寄示此編予觀之蓋近時所選牟子者寓言爾非真有是人也

跋張丞相護佛論

宋東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二張焉丞相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商英侍郎九成也今觀侍郎之言精神飛動不作佛說而能使人恬不自覺以入于佛若丞相此論則厲聲色與人爭辨矣不知二張於佛所得孰深任師其以告我噫人苟知佛法如天又何以護爲哉

跋章貢嚴殿書說

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白易曉其先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殿篤志嗜經博覽深探於書有說畧述梗槩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嘗鼎一臠已可知矣予也猶願觀其書之成

跋黃縣丞遺蹟後

宋樂安縣丞黃先生特科出仕清介自持晚節避世不
污全名以歿宋末之小官能如是者鮮矣予嘗客其門
耳聞正論不一觀所著辭章槩可見其志操此編自述
先世名字行次生死年月與其塋處施及傍親外戚蓋
惟恐子孫日遠日忘而有所不知也孝慈敦睦之情藹
然溢乎筆墨之外其厚於倫紀爲何如哉又欲效柳子
厚作先友記肇端而不及竟其叔子革謂先君手澤唯
此僅存將刻石以貽永久俾世世嫡長孫掌之庶不墜
遺予反復再三而慨前修之不可復見也歛歆而識其

卷尾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二十

題東溪畊樂圖後

至治癸亥趙公季明偕予待命翰苑其年四月季明至
官迨秋邁以疾去六月予始至官越數月泰定甲子春
亦以疾去予家于野農夫晨夕雜處丙寅之春留邑偶
值連日雨喜膏澤霑足土脉憤興思欲歸視畝畝犁鋤
之事阻泥濘未行有客來自許昌攜示東溪畊樂圖圖
後繫以季明詩賦四篇玩誦之餘悠然有契於心畊田
歌諳練農業可與幽風七月並傳能憂衆人作苦之勤
又樂一已田居之逸憂與人同樂非已獨庶幾先天下
而憂後天下而樂者乎顧予老病無用雖不獲外相從

於玉堂雲霧之間繼今倘遂北遊共談稼穡於東溪烟
雨之外亦此生一快也

跋臨本蘭亭

蘭亭真蹟不在人間所傳臨本不一以十紙字體各殊
互有優劣有眼人擇其逼真者而學之斯可矣

跋徐僉書御製後

豫章徐可攜示宋思陵所賜徐僉書宸翰一幅及僉書
之仲子榕所受誥命兩通此其近祖宋初散騎常侍鉉
則其遠祖也徐氏歷五代至宋南渡代有聞人鼎臣師
川俱以文學著名垂後不泯於今猶存前朝所賜先世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二一
所受蓋難矣可字可聖敦樸多藝能亦不忝其先者乎
惜年踰五十而無嗣所存家寶其尙擇族從中之賢子
而畀之哉

跋陳吾道贈言後

陳吾道善琴昔年嘗聽其聲唯恐妨吾到空同之夢而
不欲聞自後塵緣不斷混混埃壘中竟未能償吾願今
十有九年矣而吾道再至無可掩吾之羞乃謂之曰吾
且詣廣成子所一見過復子其携無絃之琴而來吾將
以無聞之耳而聽當賞吾之知音不待黃金鑄鍾期也

跋皮氏所藏蘭亭

及氏一門若尊若小俱知寶此子孫其將世有善書者乎

題伏生授經圖

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或莫辨別闇亦甚哉

題采薇圖

韓子曰當殷之亡周之興武王周公聖人也以天下賢士與天下諸侯往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耻食其粟而餓死夫豈有求而爲哉適於義而已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二子獨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二二一
非聖人而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子之言如此後人復何言哉采薇之歌其辭鄙淺盖好事者託之太史公輕信而誤取焉

題南廟王太尉禮神文

昔三閭大夫見楚巫樂神之歌鄙褻於是更定其辭九歌是也今郡邑皆有東嶽祠祠以王太尉配食崇仁縣南之祠尤靈異徼福者朝夕奔走太尉不知何時神嘗聞鄉先生寺簿黃公云盖王文正公旦也文正公太平宰相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唯天書一事律以大人格心

之道不無憾焉扈從定陵東封岱嶽恩陞太尉其食於
嶽祠也固宜友人吳叔作禮神文實寺簿公之說其辭
雅則其祀匪淫亦屈原九歌類也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司吏目彭壽繕寫成帙而以示予爲誌卷末

跋趙武德墓誌後

趙書記神明之曹今爲青門獲覩其先世武德公墓誌
百有餘歲周楊二鉅公手澤如新猶可想見流風餘韻
嗚呼天之未喪斯文與書記之不墜其世也可尙已

題臺山遺藁後

余讀宋待制金陵李樂公詩至神宗挽詞喟然嘆曰君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

二三

者臣之所天也資於事爰方喪三年其義不亦重乎公
於君臣之義著矣當時文章妙一世者或有所不如何
哉夫詩以厚倫爲本倫之不厚詞之工也何取焉未聞
臣之於君而可薄也公其得詩之本與公之第五子通
直最工詩詩有唐人風致七年絕句尤長予於其家見
所謂臺山遺藁吟諷累日志其左方面歸之通直諱畊
字畊道

跋江徵君書思無邪三字

曹南江君玉藏其伯父徵君所書思無邪三字爲家寶
古人論詩三百者必達于政思無邪三字又三百篇之

皮氏一門若尊若小俱知寶此子孫其將世有善書者乎

題伏生授經圖

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或莫辨別闇亦甚哉

題采薇圖

韓子曰當殷之亡周之興武王周公聖人也以天下賢士與天下諸侯徃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耻食其粟而餓死夫豈有求而爲哉適於義而已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二子獨與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二
非聖人而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子之言如此後人復何言哉采薇之歌其辭鄙淺盖好事者託之太史公輕信而誤取焉

題南廟王太尉禮神文

昔三閭大夫見楚巫樂神之歌鄙褻於是更定其辭九歌是也今郡邑皆有東嶽祠祠以王太尉配食崇仁縣南之祠尤靈異徼福者朝夕奔走太尉不知何時神嘗聞鄉先生寺簿黃公云蓋王文正公旦也文正公太平宰相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唯天書一事律以大人格心

綱要也。君玉官于郡掾於臺政，俱可稱其受用。此家寶者，與徵君嘗仕侯藩，號觀察使。至元之間，徵至帝庭，以直言忤時而退。素各善書，玩其筆畫，亦可想見其人。

題孔檜圖

孔庭古檜，舊聞夫子手植。叔世遭燬，疇不爲之感傷。得其燼餘，或刻以爲像，或斲以爲器。尊之貴之，愛之重之，而又圖寫贊詠，以相傳播，于以見魯俗之厚也。雖然，聖人所以遺後，猶有大焉者。假諸物以像聖人之形，未必得其似，求諸己以會聖人之心，卽可得其真也。其可尊可貴，可愛可重，蓋超出乎形器之外，豈徒一水之所遺。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二四

跋朱文公帖

此朱先生遺金華呂子約書。蓋慶元乙卯之夏也。按先生紹熙甲寅八月被侍講之命，發長沙，至中途已聞近習用事而憂比及閏十月，先生去國還家矣。明年春趙丞相罷，呂子約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書云：時事已非，所及不能復道，則先生之憂可知矣。其曰往者予弗及來者吾不聞，乃述屈子遠遊篇中之語。屈子以忠放逐而蔽君誤國之人，方得志適與先生所值之時同。觀楚辭集註釋，此二句謂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來者

之不得聞則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
得以預其反復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則安能
不爲後世無涯之悲恨書中述此二語而楚辭集註亦
成於是歲先生之意深哉嗚呼忠賢得志之時少讒邪
得志之時多因先生之書味屈子之辭令人悠然感慨
於千載之下後百三十年大元泰定甲子三月十一日
題高宗御批後

開封石守信仕周充指揮防禦節度等使宋初爲開國
功臣子保吉尙主其八世孫處厚嘗奉高宗御批以經
武郎閣門宣贊舍人權發遣袁州兵馬鈴轄子孫遂居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五

臨江又徙高安閣門五世孫珍字安道重交遊輕施與
國朝授承務郎廬饒等處哈喇赤長官因觀釋典忽有
解悟脫屣世緣肥遯家山築水心道院延四方三教高
人說空談有超然出離塵界之外臨江之士吃吃稱其
美予謂石氏盛大綿遠前乎宋而已興後乎宋而未替
非但三百餘年與國咸休而已人間富貴如春華開落
如浮雲聚散何足經意閱歷多者自能照燭固不待闔
梵師之藩而後知其爲夢幻泡影也安道其有見於此
哉

翼城張遵信誠之四歲而孤其兄篤於友愛衣食長養
之又俾從師讀書以抵于成才誠之以其兄之恩惟恐
他日之易忘也請于其師欲如古人之實生其以朝夕
恒接乎心目其師侯伯正父名其軒曰棣華而記之以
文予讀之而歎伯正父之學非記誦詞章之儒所可同
也夫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爾同本而分枝愛兄弟之
身猶愛己之身也然本者吾身之所由以生者頑夫尙
或昧昧而不知愛况其所分之枝乎張氏之愛其弟弟
之不忘其兄皆其良知良能之固有而豈由外鑠哉棠
棣之詩周公所作以爲上下通行燕兄弟之樂歌樂工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六

歌之於燕飲之時因寓警戒之意以明兄弟之恩者也
篇首二言托物起興而非有深義鄭箋孔疏以華之覆
鄂喻兄之覆庇其弟鄂之承華喻弟之承順其兄則興
而又兼比焉伯正父歷陳末世薄俗傷敗彛倫之事旣
足以誅其心使聞之者愧赧矣而棣華之名又不專取
覆鄂承華之義也弟之於兄豈爲其有覆庇之德而後
有承順之恭也哉天性之愛自然發見如草木之遇春
而生勃然不可遏也循性所有擴而充之鄉黨稱弟而
可爲堯舜亦由是而已矣幼則敦行厚倫行其所當然
之常長則博文窮理知其所以然之與程朱之爲學蓋

如此誠之其尙反身而求之哉

跋范達夫序後

知其未易也吾有吾之所知彼有彼之所知吾能知吾所知而已彼所知者吾不能遍知也然由吾之所知以知彼之所知則彼之所知亦吾之所知也豫章范達夫仕廣海憲府有聲而予未之知若資陽郭居仁清江范德機豫章范舜卿則予所素知者昔人之觀人觀其宗族所稱觀其僚友所稱觀其交遊鄉黨所稱居仁德機達夫僚友也而其稱之如此舜卿達夫宗族也而其稱之又如此以吾所知者之所稱知彼所稱者之所爲予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二七

雖未知達夫而今則知之矣於其慎操守也見其義於其篤倫紀也見其仁有義有仁人道之大綱舉矣大綱既舉不待一一見其目之細而其人固可知也達夫憲府滿三考受朝命爲南康佐屬予又將見其行事之目以證三君之所稱尤信

跋永豐何縣尹德政頌

予家距永豐不瀟二百里雖不同郡而聲迹常相聞如縣尹何侯之廉聲政迹洋溢乎四境之外予雖在京師而來自吾鄉之人壘壘言之不置予亦獲聞其概夫今之庶幾乎卓魯者同郡有金谿李尹鄰郡有永豐何尹

二人焉李尹已改除監察御史何尹之望實如此匪朝
伊夕必爲臺省所奪去果爾則永豐之民皇皇以失其
慈父母爲戚噫吾將何以爲永豐之民計哉

裴朗然詩跋

里中裴顯資可教志肯學才思清俊而劬於詩孫履常
甫獎之勉之矣復以所作示予顯也將募詩人乎謹循
履常甫誘引之意而進進罔已其不委駝插翰而超物
表哉儻欲爲儒則詩之外有當用力者

跋李伯瞻字

伯瞻博儒術精國語又工晉人法書世胄之良也此卷
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以贈昭德亦其好尚之同者矣

跋麓泉記後

予昔爲醫學余明可教授作麓泉記今二十五年矣程
承旨胡司丞有跋語共作一卷後被好事者持去程胡
已亡不可復得其文明可以告程之孫胡之子就其家
集中傳錄二跋語獨予尙偷生世間於是託樂安邑教
來言期爲再書舊記予因老病从不秉筆勉強書之以
答所請因思程之生月胡之生年俱後於予而各先逝
令人感慨云

跋曾翠屏詩後

翠屏會先生先澄之大父二十年而生大父視之猶父
行也談話數數稱先生名好誦其詩澄自幼侍側熟於
耳聞先生年四十四預嘉定壬午鄉貢年五十三時考
官得江月滿江城詩大喜再預紹定辛卯鄉貢一時詩
名香於遠邇年至八十二乃終伯子應鰲預淳祐癸卯
貢仲孫夢魁暨澄同預咸淳庚午貢後五十九年先生
之元孫一元持示先生詩藁三帙臧今懷古爲之慨然
因識其左方云

跋陳泰詩後

蘄州路教授陳伯美之子泰年甚少勤學而攻詩觀其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九

所作古近五七言俱合度句有法字有眼語有味意有
祇充而進之何可量已雖然吾儒之學蓋不止此文者
儒之小伎詩又文之小伎有最上事業埋若大路既有
其資且又有其功求之夫何難它伎詩其餘爾詩誠工
其毋專一伎而遽自足也

龔德元詩跋

龔德元詩已窺簡齋門戶闊步勇進由是而升堂焉而
入室焉可也

題李時伯九歌後

往歲洪守毛侯以所藏李時伯畫九歌詩本見示予爲

作跋語及歌詩今譚觀又持此畫至豈能復措一辭得善書人寫予舊跋于後可矣然世之好者好李之畫而已非好屈之文也誰更論原之心哉予言贅疣爾

題秦國忠穆行狀墓銘神道碑後

故太傅錄軍國重事開府宣徽使大司農太醫院使贈推誠佐理壹戴功臣太師上柱國秦國忠穆公西域竺乾國人自少得侍禁密眷注甚隆歷事四朝尊爲國老官至極品生榮死哀今臨江郡侯其第五子也以公所受制命及行狀墓誌銘神道碑萃成一編銀木以傳夫公之行事國史載之矣而郡侯又顯揚之若是者將俾梁文正公集

卷之三

三十

題正山詩卷後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濟南彭君名淑字仲儀而扁其燕處之塾曰正淑者善之在中也儀者美之在外也有諸中形諸外則已正矣已既正于正人也夫何難君任寧都判官爲政有惠平寇有功其亦能知吾夫子之荅季康子者乎

題李公遺墨

制叅李公年二十有四擢進士科五十有六而值歷運
改浮湛隱約吟詠自怡垂三十載乃終里中易先生伯
壽甫儒而逃于醫與公同生嘉定辛巳歲相好如兄弟
過從倡和未嘗旬月踈迹也公之手簡徃來意真語質
雖待先生之子濤禮視朋友不以父黨自居也濤収拾
公之詩詞手簡大小百餘紙集成一編不惟他日易氏
子孫得見當時二父交契之情而鄉人觀之亦足見前
輩謙厚之風可以敦薄而寬鄙於世教非小補也濤字
景源云

跋吳氏家乘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金陵吳梓之大父德和甫暨父堯章甫暨母王氏夫人
俱得當代能言者銘墓繫之以名勝哀挽之辭爲一編
藏于家志顯親也不惟是言父孳孳工文飭行以厚其
躬其于顯親也又有大焉吳氏有子哉

跋金陵吳承信建炎四年戶帖

此帖百八十三年矣而保之至今吳氏子孫其賢乎噫
承信公之所積可知也宗家子澄謹識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終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二

題跋

跋靜安堂銘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淺深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爲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爲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最難非用功聖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後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卽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一

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靜也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予讀靜安堂銘九十六言最喜艮止其背萬物之鏡八字爲其義竊觀長沙易先生於書之禹貢禮之周官說皆精緻卓然度越諸家而程子所續孟子不傳之學則有未數數然者故予每取其所長

禪津文集後題

儒者之學一降再降而爲詞章漢賈馬唐韓柳宋歐陽曾蘇遂挺然獨步得以稱雄於百世之下佛教自達摩

西來離去文字直露真秘由是悟入者一彈指頃超詣
佛地卓乎其不可及也其徒口舌機鋒銛利捷巧逢者
披靡莫之敢撓然未有操弄毫管若儒流之滔滔滾滾
演迤於詞章者鐔津嵩仲靈生值宋代文運之隆與歐
陽會蘇時同才思之贍蔚筆力之橫放視一時文儒不
少遜也噫世間多少魁傑人在佛氏籠罩之內如嵩者
豈易得哉其文之行世久矣踈山住半閒重繡諸梓以
傳蓋喜其教中之有是人也昔歐陽公一見而推獎之
予亦習聞而嘉歎焉倘論詞章當爲佛徒中第一或問
嵩佛法何如予儒流弗能知弗能知請俟它日質之半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

開師

跋婁行所救黃後

廬陵婁天章藏其八世祖奉議公救黃一通出入與俱
罔敢失墜爲人子孫當如此矣今日六品官以下所授
敕牒與前代勅牒其文同其用黃紙書亦同然昔也有
勅而又有誥今則無誥而但有勅存之可以考古今沿
革之殊可以表子孫保守之謹天章年甚少才甚俊文
藻麗而思泉湧值今貢舉取士之時擇科階仕易易爾
方將得今日之新敕豈但存先世之舊敕而已哉抑又
有說敕者人爵之榮於其舊者而能存於其新者而能

得要皆身外物也人之一身先世遺體天爵之貴具焉
保守其身不尤重於保守身外物乎夫子言孝立身爲
大立身者何行道於今揚名於後有天爵之貴非止人
爵之榮也果能立身而揚名天下世稱之曰婁之後
有聞孫其尤於奉議也殆將百倍於常人天章字行所
才可以及是故予諄諄焉督其進

跋徐侍郎文集後

宋兵部侍郎清江徐公文章政事俱可稱遭值未運言
不獲用志不獲伸國亡而身亦隕平生著述因兵亂散
軼公之子幼學百計蒐輯十僅得其一三予嘗序其篇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三
後十有七年公之孫鑑持刻本過予曰先人鉅先祖侍
郎集未竟而卒鑑暨第九成重加訂定成三十卷集外
所遺及大學中庸說復續纂爲一編予披翫三日凡公
未用之言未伸之志莫不洞見其底蘊不特嘉嘆其文
章而已嗚呼名臣之後有子有孫能若是侍郎公爲不
亡矣復識其左方云

題聚星亭贊後

聚星亭贊朱氏考亭爲陳氏作也今修江陳氏得此圖
於朱子門人胡伯量之家澄按宋紹熙之季趙忠定公
汝愚將立寧宗時韓魏公之曾孫侂冑知閣門事嘗令

白事高宗吳皇后宮事成仇曹謀建節忠定以爲右戚
不當言功仇曹怨恨釋儉朋附之遂傾趙相竄永州慶
元丙辰春殞于非命趙之死由仇曹也士人敖陶孫有
詩閔趙曰九原若遇韓忠獻休問如今幾世孫趙相旣
死韓權益熾朱子褫職罷祠號僞黨魁此贊之作在庚
申春未屬續前兩月所謂仕守之難古今共嘆蓋爲仇
曹發也澄舊題二詩其一曰真人此日暫東行會奈黃
星漸次明二姓聞孫竟如許一天瑞氣落西營其二曰
魏公勲業照乾坤太史曾占五色雲三技敖家詩裏淚
始知亭贊意殷勤適再見此圖乃寫前所題二詩于左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四

而歸之修江之陳

題東坡所寫墨竹

雖細稍低葉下近塵土而鉅竿老節憤傲雪霜于時坡
翁居多竹之地三年矣

題子昂仁智圖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先儒謂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
此雖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隨所見
均是仁智豈必與尼山泗水同哉子昂所圖子昂所見
爾以遺太乙劉師則有見矣玉笥仁智堂道士從劉得
之又玉笥仁智堂之仁智也師劉者羅環中持以示予

者羅之徒孫周常清周而羅羅而劉劉而趙曰仁曰智其見同乎異乎予弗及知也方將循其末採其本邇其流尋其源以上達尼山泗水周今往上清上清之山水奇矣其中高人仁智何若予亦願參焉

跋玉笥山圖

名山道宮其形勢之奇人物之盛可與上饒龍虎山儂儂者江西有二俱屬清江閣漕也玉笥也余夙有山水癖又喜共方外畸人語五十年前於驛路望見龍虎山四十年前曾至閣漕二十年前至玉笥之備所謂太秀洞天者而獨未能一至玉笥焉道士周常清持示玉笥吳文正公集卷之二二五

承天宮圖覽之欣欣若遊於其間然予之遊山非但樂其形勢亦欲識其人物向游太秀亦爲尋訪隱者不遇而退承天有超世之士爲誰常清一一告我予將往問

跋謝尙書墨蹟後

宋南渡後古文清江謝尙書爲首稱而其文無集不可悉見龍山西福寺謝公平昔熟游之地嘗爲撰雲海衆堂記文刻在石而墨蹟留寺間中流落它處大德丁酉寺僧克齊再得故物於旣失之餘襲藏唯謹可謂知所重者齊又醫藥濟人是能以佛慈惠心爲心也齊之上普惠通儒佛書副講主席其上師乘又其上與俱俱師

號不群乘師號梅山慧號愚泉齋號石雀云

跋劉忠肅公與朱文公帖

劉忠肅公朱先生之父黨先生以乾道丁亥冬除密院編修官劉書稱先生爲編修當是次年戊子之秋作劉公憂江淮兩浙水旱豫爲歎脩其年建寧亦饑且繼之以水災又明年秋而先生丁母憂矣此書蓋在前也

跋李公擇尙書帖

李公擇尙書初年受發運使楊佐薦改秩公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遂并薦焉議者兩賢之當時且以公之讓善爲難而况于今適值廬陵李一初二公手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六帖因感觸而及公此事噫百世之下亦有聞公之風者乎

跋鐔津文集

鐔津文戢戢如武庫兵涵涵如春江濤僧契嵩所著述也在宋慶歷嘉祐正當文運之隆取出其技馳騁章甫逢掖之林肆口而言肆筆而書縱橫雄放莫或能撓其鋒噫天之生才也何所限極哉佛家者流而有如斯人者乎踈山雲住師取其文鋟諸木期以傳久遠蓋喜同類中之有是人也噫誠可喜也雖然文章則可佛法則

未

跋吳君正程文後

往年予考鄉試程文備見羣士之作初場在通經而明
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或
短於彼得其一或失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
也金谿吳氏家世以儒科顯君正出示程文一編三日
所試之藝悉具純美暢達無施不宜可謂俱優兼全者
矣不特程文然也於文能儻語又能散語於詩能近體
亦能古體才贍而學周若是儻命足以符其才豈有不
遇者哉君正名應子

跋子昂楷書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七

至元丙戌冬予始邂逅子昂於維揚驛明年在京每日
相聚爲予作字率多楷書不令作行草與今此卷字體
一同但見其後來寫碑文之字乃疑此卷非真是未嘗
悉見其諸體字樣也

題四君子贈踈山長老卷後

李俞周昶薩德彌實持憲江西可稱無疵蓋鳳凰中之
薦隼麒麟中之獬廌也王都中予未及識然禪解盈紙
其出世間法不知與世間法何如四君子於是同是異而
於踈山雲住師俱厚善畢竟各有同處

又跋朱子墨蹟

朱子塋母祝令人之地得之西山蓋其家每欲得塋地則必友之西山也

跋朱子書後

此朱先生母令人祝氏與其內親而先生爲母代書者
題耕樂室

鄧子真耕於巖石之下鄧子真慕之而扁其室曰耕樂苟樂矣耕可也釋耕而仕亦可也非以耕爲樂也雖耕亦不害其樂也子之樂也如之何

題韓魏公墨蹟

嘗觀東平府學碑富鄭公書其字端謹莊重不佞嫵媚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八

婀娜之態韓魏公此帖亦然而加徑健二公事業不在於字而觀其字畫亦可想見其爲人

題崔氏孝行詩卷

真定崔侯耀卿相繼宰兩邑建平而崇仁俱有美政昔得之傳聞今得之親見適一二客來過周行東西南北之人也頗通四方政俗善評一時人物相與聚談其一曰崔侯何以能若是其一曰史侯喬木故家也同知真定路總管府事之孫兩浙江淮潛運使之子史崔真定巨室二姓世爲婚媾侯丞相史忠武公之孫婿其舅兩道宣慰使則丞相之從子其外祖五路萬戶則丞相之

昆弟也內外兩族仕宦赫奕世德可師家範可采固與
寒門新進之居官者不同也而予之子文留邑日從侯
清處携侯孝行詩卷以歸蓋侯初仕常熟州判官居家
養母寧不赴官士大夫嘉其行有詩頌美者累數十余
獲觀之夫以天性之愛根於心者爲重人爵之貴加於
身者爲輕古人之常事今世則希有侯能爲今世之所
希由其資識之超於人也孝者百行之首居家而孝於
親則是官而慈於民者餘事爾侯之行爲孝子其政之
爲循吏也宜

題李氏世業田碑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九

青塞李氏其先魯人宋靖康建炎間避金難轉徙而南
顛頓十數年始履吉之境當時閔恤流民令所在郡縣
安養李氏自出力闢曠土得田四百畝請于官官畀之
爲世業於是自記其事勒石以貽永久期與子孫宗族
共享公上之賜又推所餘及親故處心蓋廣且遠并載
給田守俸令佐姓名示不忘所自時維紹興八年記之
者李典時書之者其族父知建昌縣李德祥也終宋之
世田屬李氏大元營田司立乃奪而歸之官李之子孫
輸租耕其田如昨舊碑亦被人竊取而去幸猶有墨本
存焉喬孫業圖再刻石以不墜祖之所付託而予爲書

于碑陰嗚呼紹興而至元百五十年爾田之有予有奪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爲之民者如之何哉事之已往者
已矣未來者自勉可也業其倡率宗族人人彊爲善苟
爲善子孫必有興者其興也將有光于前而四頃之田
一片之石已失者又奚足芥帶于懷也哉

題夏幼安更名說後

蘭谷夏幼安於其舊名有所不安而一更之遂以字行
勇矣予嘉其更名一事之勇而慮其施之於他事皆然
則不能無失也謂之曰人能勇於去其所不安可也而
輕於就其所安不可也蓋勇而重者多得勇而輕者多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
失勇固可尙也然識爲先勇次之勇者去其所不安而
不吝識者就其所可安而不誤審其所安的見其可而
後遷有識有勇者能之不然一時之輕他日之悔見其
不安則將反更之乎此易之頰復所以不免於厲也慎
之哉勉之哉

題剛簡胡公邛歷

往年於剛簡公家見其奏藁讀之流涕爲綴數語于後
今在洪又見其邛歷觀畢愴然

跋李平章贈黃處士序詩後

平章政事李公以公輔之尊而友處士之賤贈之以詩

章重之以序引可謂忘勢謙已者矣然君子之言皆寓其心之寔表裏無二致也公之詩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慙伊善哉言乎蓋亦一時姑爲是言而已非寔以人之笑已之慙而惧者也使公果能惕然於人之笑慙然於已之慙則其相業宜不止如後來所觀序所謂終當借五湖舟訪予於空明渺漭之際晚節而踐斯言也豈不高出一世也哉噫

跋河南程氏外書

昔大程夫子仕上元縣故建康有明道書院以祠二程近年行臺治書侍御史郭侯嘗命山長趙晉之重刻程氏遺書於旣燬之後今錢塘沈天錫嗣長書院而曰有遺書無外書是二程夫子之遺訓猶未完也乃續刻外書十二卷以備一家之言余嘉其知崇先哲以啓後覺也再爲識外書之左方

題吳山樵唱

吳伯恭弟叔從新能詩古近二體之態度聲響俱占最上品克極所到何可當也曰天與吳門產絕奇喪予會爲景會噫如何長吉敦夫歎又見恭從二妙詩

神道碑

元贈中奉大夫吏部尙書護軍清河郡元孝靖公

神道碑

孝靖公姓元氏諱貞字器之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明善之父也始者澄識叅政于其少壯時視其才氣壓群於諸經諸書爬剔糾結貫穿端杪其吐辭也雄以則期其文學必爲中州第一後十餘年被遇先帝選充宮僚繼入翰苑歷待制直學士待講侍讀卽除禮部尙書參知中書省事兩與貢舉凡所選擢悉自聖衷浸侵向大用元之系蓋出拓拔魏其先或云河南人後徙魏之清河累世積善孝靖公仕爲小官有才不獲施有德未獲報水木之有源本一旦發于是生者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貴而死者亦貴以公爵榮公之王考諱興王妣彭氏生三子其季公之考也考諱海誠篤和厚與人無競嘗攝官政多所全活年八十有六而終妣高氏淑範遠識豫知其孫必顯每指示人曰此孫骨氣非常他日能大吾門年七十有五而終合塋清河祖塋生五子最幼者公也公讀書起家受將仕佐郎杭州在城酒使司知事再受廬瀝塩場管勾蒞官爲政恥儕庸流著廉能聲然韜藏深廣人莫能窺也至元己丑三月廿有三日以疾卒於蘇州年四十有七夫人弭氏同縣人公卒之次月十有四日亦卒享年如公之數生一子二女子參政也女

適王適李大德甲辰十月某日塋清河新阡從遺命也
公孝親友于兄仁於宗戚高夫人盛夏病背瘡三月不
愈公夫婦衣不解帶養不離寢子吮瘡去膿婦以手鞠
糞見者稱嘆目爲孝子孝婦至大庾戍叅政任翰林待
制恩贈公奉議大夫驍騎尉清河縣子弭夫人清河縣
太君延祐丙辰參政任禮部尙書特旨封贈二代加贈
公中奉大夫吏部尙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弭
夫人追封清河郡夫人而公之考贈嘉議大夫秘書監
太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公之妣追封
清河郡夫人延祐己未叅政自中書參議再爲翰林侍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十二

讀自翰林侍讀出參湖廣省政事其明年春新天子遣
使召入集賢爲學士澄已病留江州邂逅水驛謂將樹
碑于孝靖公之墓以澄之舊也令爲文旣不可辭乃叙
其世次大槩而繫之以詩叅政娶李氏初封清河縣君
再封清河郡夫人其子晦有旨特授將仕郎佐通事舍
人特遷承務郎興瑞院判官明年又特加奉訓大夫皆
殊恩也幼曰鬻女一其詩曰繫昔韞公才鉅志崇養疾
致憂孝出天衷卷韜金綸尺未試分早早小官而不緇
塵天嗇其躬身後則豐有爵有勲有謚有封壺儀媿美
上暨考妣烜赫綸恩光耀閭里我原其初施腴報腴維

善之積維慶之餘允也貞惠一活萬死爰逮于公彌厚厥祉皇澤法法孰大吾門維公有子貞惠有孫維公有子維帝嘉止穹碑勒辭百世有煒

大元榮祿大夫宣政使領延慶使贈推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文忠公神道

碑

公北廷人也諱潔實彌爾曾祖父某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追封高昌郡公謚康懿曾祖母某氏追封高昌郡夫人祖父入察脫忽鄰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齊國公謚莊靖祖母入撒納追封齊國公夫人父野薛涅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十四

贈銀青榮祿大夫司徒追封齊國公謚恭惠母入刺的斤追封齊國夫人恭慧生五男其二玉篤寔是公之仲兄公其三也年十八其仲兄年二十三俱詣京師伯父引見世祖皇帝仲兄在帝左右敕公給事東宮公恪勤謹愿朝夕常侍裕宗說賜鈔二千五百貫俾受部人小湀有二女長女妻公仲兄而次女爲公之夫人中書省奏立延慶司授公朝列大夫同知延慶司事裕宗嘗謂公曰高昌回紇人皆貪惟汝不染汚俗倘日用不足於我乎取一日覲晏裕宗問故對曰有家書來詳詢父母安否何如不覺遲久裕宗曰何不將父母就養乎公對

曰人子之心孰不懷親奈相去萬餘里資糧匪屨之費重不能辦也奉旨馳驛往迎一歲乃至遂得終養以盡孝省臺有機密事裕宗令傳旨公辭不堪任使裕宗曰以汝沉重言乃不漏泄是以命汝裕宗升仙事徽仁太后成宗踐祚太后命公送顯宗就國公疊疊具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遠範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監者顯宗然之賜衣一公還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處吾兄弟之間陞嘉議大夫賜玉鑿帶香帛帶各一太后升仙成宗駐蹕柳林亟召公謂公曰汝今當以事吾父母之心事我投資善丈夫同知宜政院事領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十五

延慶使宣政所掌者僧往往贖貨徇私公一新拯飭凡事如省部例人曰宣政院爲御史臺矣成宗聞而嘉獎謂裕皇篤眷此人豈有知人之明臺官嘗欲擢用公以不閑風憲辭成宗得末疾公與尚醫理御藥不暫離夜不就寢寢不解衣或數月或期年留中盛夏病賜人勉其還家治疾公曰聖體尙未康爲臣敢愛身乎惟啜淡粥教日自愈其事上聞有旨曰潔寔彌爾一心愛君寧不愛身此人所難能又廉介甘貧賜平江路田五十頃以贍其家進授榮祿大夫宣政使領延慶使至大初命譯佛經賜鈔五萬貫興聖太后謂公爲先太后舊臣復

令領延慶使辭以年老不許延祐間議賜國公爵辭以無功乃止於是但仍舊職而升延慶司爲正二品公忠於君孝於親敬以事兄廉以持已常戒諸子曰兄弟宜和睦永久母分異也儒書宜習讀財利毋耽嗜也延祐二年十月十六日薨年六十三其明年二月十二日葬大都路宛平縣之潞園至治三年贈推誠佐理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忠夫人臘哥封齊國太夫人子男三答兒麻失里榮祿大夫宣政院使散散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速速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女二孫男五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十六

阿難答失里阿旨入刺阿麻刺失里亦馬刺失里阿旨失里女二公之仲兄官于功德使司初以奉訓大夫爲經歷未幾同知司事轉少中大夫繼受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又受正奉大夫宣政副使而同知功德使司事並如前後乃同知宣政院事轉資政大夫資德大夫贈存誠秉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忠穆維文忠公來自遠域以廉勤慎密結主知恂恂然有周仁石奮之風諸子皆賢能至顯達擬于世勲之家云予與公之仲子侍讀在翰林國史院同僚以其將樹碑于公之墓隧乃爲叙公家世官秩而繫之以詩

其詩曰

若昔裕皇毓德青宮前星昴明勲放華重攀鱗附翼海
會川同譽旄萃止濟濟清忠齊公西英翩然來東帝曰
予嘉咨汝往從比于坊案汝職汝供維公敦敏夙夜靖
共裕皇徂方聖子御龍天寔儲才敷遺成宗帷幄舊人
金玉宸躬至大延祐眷渥彌崇曾未耄耄奄逝匆匆四
朝左右一節始終生死俱榮褒贈有隆錫之九命國以
上公誥誥良亂卓犖鴻聿爲時彥咸代天工奕葉其
光增賁前庸銘詩不朽如勒景鍾

元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十七

董氏在河北號勲臣家其先諱俊起自猷畝勇力絕人
金末應募長民兵旣歸國朝知中山府以敢戰先士卒
授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後攻金歸德死城下追謚
忠烈再世諱文炳合藁城二十餘年有惠愛數立戰功
以叅知政事從丞相伯顏平江南功最諸將進中書左
丞相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諱士選字
舜卿忠烈之孫忠獻之子也至元九年忠獻築兩城於
正陽以遏宋兵十年宋將來爭霖雨淮漲舟師薄城忠
獻與戰矢貫左腋創甚不能弓城幾危公年甫二十一
代父臨陣獲宋一將敵退城遂完忠獻發正陽趨安慶

十一年與丞相大兵合十二年公敗宋師于洪河口丁家洲大兵順流而東抵焦山宋人聯絡大艦絕江劔戟蔽天衆憚莫敢前公大呼突擊挫其前鋒諸將繼進兩軍皆殊歿戰聲震山嶽飛矢如雨戰自寅至午宋軍力疲敗走是夜聞宋將逃八海公乘輕舟追之舟小不勝浪亡其維楫衆大恐公色不小變俄頃風便適與大兵會衆咸喜公曰神天相佑也爾何知海寇張瑄有衆數千自宋時獷悍忠獻命公偕招討王世倬強招之公單舸造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艘却其餽饋忠獻奉承相約分道趨宋都既至諸將爭走財物府公秋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十八

毫無犯慰安士民市肆不易諸將猶出郭抄掠公言於忠獻下令禁止遠近帖然丞相歸奏功授公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符宋臣以二王航海次福州閩尙爲宋守公從忠獻定閩十四年班師扈車駕幸黑域進秩明威將軍改佩金虎符十六年立前衛親軍進招勇大將軍充都指揮使建議設廬舍開屯田由是居者得安行者有養于夫長以下自擇者忝半樞密院以斷事官爲公之副公以其不由軍功進表于戶姜廷珍代之師討日本自願效力世祖曰士選勲臣之子它有委任僻遠小夷無勤其行二十三年僉潮廣行樞密院事移疾去

官以指揮使讓其弟士秀二十四年世祖征乃顏公聞有召命先期率數騎詣軍世祖大喜謂公曰使汝父在朕可不自至此軍中多夜驚丞相伯顏奏用董士選宿衛公領漢軍夜直軍令肅然世祖曰朕得安寢矣戰捷還京是時權姦桑葛置尙書省以專國政公雖居閑常得預機密事世祖指公示桑葛曰此人廉直汝知之乎公持正不履權門雖不樂公亦不能加害二十八年世祖將誅桑葛夜遣近侍召公入謂公曰桑葛讒慝貪婪朕不私一人以病天下命平章不忽木與公商度桑葛及其黨皆抵罪時相獨庇江淮省平章沙福丁復立行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十九

泉府司俾之典領以徵船商之輸謂國家出財資船商往海南貿易寶貨贏億萬數若沙福丁黜商船必多逃匿恐虧國用世祖信其言公曰國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償於南方然新附之地人心驚疑初阿合馬以要束木賊湖廣忽辛賊江淮民曰此聖上未之知爾及二賊誅民曰聖上果不知也桑葛以沙福丁賊江淮其毒甚於忽辛民怨之入骨又曰聖上亦未之知也今桑葛之黨皆逐而沙福丁獨留恐失民心民心一失收之甚難得財貨之利輕失民心之害重何況海商家在中土其徃必復行省自能衰其所有何以沙福丁爲

世祖瞿然曰此言是也再三嘉獎賜公白金五千兩授
驃騎衛上將軍江淮行省左丞陞辭日間公讀曹彬傳
乎對曰嘗讀世祖曰彬止是不殺降一事汝父之功過
於彬汝效汝父足矣汝父清苦自勵平宋不戮一人至
今民感其恩今命汝江南之民見汝猶是汝父汝其悉
心蘇凋瘵之民以稱朕意先是楊僧立司千杭總攝僧
教貪淫驕橫莫敢誰何公受密旨明正其辜械之於市
士民聚觀稱快公典利除害惟恐負臨遣之命同列多
不協歸覲于朝世祖與語自日晏至夜且曰卿以同列
非人而勇退彼自爲惡汝自爲善焉能浼汝改命江南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行樞密院事浙有澱山湖聚衆流之水豪民塞湖營居
水無所滯汎溢蘇湖間爲居民害有議及者輒受賂而
止公令有司撤其居而復爲湖成宗嗣位授資善大夫
江西行省左丞贛屬縣有狂民爲亂公徃平之得所籍
鄉兵姓名十餘萬公曰此蓋脇從良民焚其籍賊巢近
地之民阻山爲砦以自保公屏衆單騎登山遣人諭之
曰知汝皆良民懼官軍戮爾身俘爾孥是以固守今省
官親在此汝宜出見民皆釋然執壺酒迎拜曰天遣公
來活我公曰汝可率妻子復業諸砦之男女悉從公下
山約束無得擾害贛民以寧有誣告富戶數十與賊通

謀公使掾元善鞫之自伏其誣杖死於是無敢污礮良民者公離顛民數萬遮道拜送曰父母生我於有生之初今公生我於既死之後我無以報德惟天能報公也遂立生祠祠公焉遷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時軍政蠹壞卒兩之長應昇職而無賂者遲遲弗昇淹滯數百餘人連歲旅食甚至凍餒乞丐公視例當予者卽日發遣俾各還營壘殷輔貪黷不公悉遭決罰汰裨校冗濫之員省征夫重難之役以紓軍力會御史中丞卜忽木卒朝議難其繼時相有所舉用成宗曰廉介公正誰能出董士選之右惟此人可特授資德大夫御史中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一

丞領侍儀司事公言昔阿合馬桑葛敗世祖嘗責臺臣緘默今御史舉劾必令有司覆寔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及僧司所行多壞法亂紀而御史臺不得預是阻遏臺臣不使之言也非世祖意宗正處斷大辟但憑言語口宣無吏牘可覆視人命至重寧無枉濫合如諸司詳具獄辭御史臺審覈無寃乃可施刑臂薦隼餉馳馬之徒擾民特甚宜嚴禁戢京畿平樂等處饑請弛山澤之禁而禁釀穀價得不踴江西富家有親子而立異姓子爲長子藉其資以游俠傾動朝野致位行省叅政其親子既長懼不得久專其家異姓子之弟結寇夜入殺其親

子而歸獄於無辜之人賄徧中外勢援蕪結其屈莫得而伸或訴于臺公究治明白以其狀上聞異姓子之兄弟俱棄市復其故姓而家貲悉歸于親子之子公論黷之丞左劉琛以征八百國之利惑時相公入諫成宗曰朕意已決卿其勿言公曰臣居言職事關利害豈敢阿徇小夷不靖當遣使誚詰設有不服與兵未晚今其過惡未著師出無名暑天瘴癘山路險遠征行之苦轉輸之勞奚啻動百萬衆竊慮變生意外它日臣有不言之罪成宗曰朕不汝臯也又見時相言損自用之民取無用之地時相曰彼地出金何謂無用公曰國以民爲寶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二二

不以金爲寶糜爛其民而圖得金豈國之利哉時相不悅師遂西果大餽供饗道斃者亦數萬成宗曰吾愧見董士選矣召公與省臣議公曰首將非才貪兵冒進其敗宜也惟當赦遠撫近厚恤死士之家斬劉琛以臯其誤國殄民而已又言近年以來星芒垂象霜殺蠶桑饑饉洊臻災延太廟上天之譴告至矣皆執政非人澤不下究宜蠲積弊與天下更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徙河南不赴武宗立除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亦不赴仁宗初與弟士珍俱召除榮祿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歲餘謁告得旨給驛還灌園種田琴書自娛賓客過從談笑終日

世事了不關心卧疾五載竟弗療至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薨年六十九二月二十三日塋于九門先塋之東贈某功臣某官追封趙國公謚忠宣夫人張氏無子封趙國夫人諸妾有子者各以子貴受封子男十守恕懷遠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守愚先卒守愿守慤守忠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守思奉訓大夫保定路遂州知州守惠命爲第士秀後某某某女二適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張某一在室孫男九鑑鏐欽其六幼孫女一適千戶王某其餘幼昔忠猷內範莊栗言笑不苟一作一息無非義方公少而就傳漸漬詩書閑練禮法坦明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二三

易直沉毅雄偉南征北討大小數十戰臨難勇赴應變奇捷義歿不以爲懼倖生不以爲榮旣解軍柄請還虎符世祖不許曰雖位至宰輔猶佩之以旄伐也處大事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必斷之以經術惟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爲心宅有弗便弗顧也異已者雖甚怠公然私竊心服曰正人也里人爲不善畏公之知族人詣公辨曲直望門輒止受累朝寵錫歸必分賚宗黨之貧者軍中所俘獲遺命諸子悉縱爲民家徒四壁立意豁如也比其終廩無遺粟庫無遺財嗚呼直古所謂大丈夫哉澄也嘗辱公知公歿之三年承乏史館公之諸子將

樹碑墓道乃遺書公行事大槩如右而詩之于其左公所居之縣曰稟城屬真定其詩曰

稟城之董三世殊勲忠獻有子忠烈有孫維忠宣公弱冠卽戎捐軀面前莫當其鋒忠臣報君孝子從父不設如彬底定南土折衝奮力洗洗武夫立朝正色侃侃文儒衛率重權推讓介弟閑退七年常頂密議苟利民社知無不言驟忤貴倖百挫不遷入司宥府軍政整肅出登省務吏姦戢縮薦賢爲國匪市思私公不自多衆或鮮知視彼有善若已所能舊家名曹汲引司升士出門下類成大器微而卒史咸至懸仕秉心如鐵堅莫可摧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四

赴義如川勇莫可回其廉於身一介不取其惠於人千金亦與涖官可畏嚴嚴秋霜居家可愛藹藹春陽資用屢空志氣靡慊生甘淡泊死乏塋欽倚嗟殄瘁星隕山頽千載九門墓石崔嵬

故光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贈銀青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魯國

元獻公神道碑

公忙兀氏名伯都高祖畏答兒禪事太祖皇帝敵所懷戰大捷腦中流矢踰月隕命論功封萬戶太宗皇帝益以秦安州二萬戶封其子忙哥爲郡王與十功臣並

曾祖鐵木合祖唆魯火都從征伐立殊勲數瀕於死父博魯歡初爲斷事官世祖皇帝命翦李璫有功又治大獄稱旨進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加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取江南時統軍下淮東諸郡宋平益封桂陽僉書樞密院事繼授甘肅行省平章政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病免乃牙叛率諸五侯討之益高郵五百戶眞食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終于位贈推忠宣力贊運功臣太尉謚忠定曾祖父贈純誠保德勳戴功臣太尉謚武毅三代並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追封泰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二五

安王母王氏封泰安王夫人故母怯烈眞氏札刺眞氏祖母唐兀眞氏曾祖母瓮吉刺氏俱追封王夫人公自幼穎異不以貴戚世家自滿比長學不怠事武穆王克修子職或勸之仕以不忍違親遠夫辭王終事母夫人王氏益謹人稱純孝伯仲間欲析異故產任其自取悉弗與較捐已資以嫁諸妹上而朝議下而士論靡不以公爲善人無一可疵者大德五年御史府上其才行擢爲中順大夫江東道廉訪副使十年改中議大夫江南行臺侍御史明年江南大饑遣屬驛聞請以十道贖金罰緩賑濟轉少中大夫僉書樞密院事至大二年進階

資善江南行御史臺大夫四年進階榮祿遷治陝西行臺武宗賜玉帶一及錢五萬緡公固辭不允則受緡錢五之一又不允然後受延祐元年授光祿大夫甘肅行省平章政事時米直踴甚公通治糧道其年直頓減明年又減計歲糶之費省緡錢四十萬有奇兵饑既足民食亦饒仁宗嘉其功賜錢五千緡及海東名鷹甲冑弓矢三年冬關邠有變公抵岐王府謀議檄各鎮兵報叛黨修武備得民間馬五百匹以助進討四年遷江浙省治以不擾民情大悅仁宗賜珠衣勞獎召爲太子賓客輔道靡有缺違上書陳古先聖帝正心修身之道仁宗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二六

嘉納賜衣一復除南臺御史大夫興聖太后以賓客宜朝夕侍儲宮止其行旣而公目疾作辭官退居淮南之高郵英宗至治元年又命爲御史大夫以目疾不拜詔以平章祿養于家仍飭內臣馳驛江南來空青治其疾二年春來朝賜金文衣及藥一在復南還三年賜錢五萬緡及西酒西藥公辭謝謂曩膺重寄猶惧弗稱今已病廢豈敢濫叨厚祿且受重賜乎音不受賜并歸所給平章祿今天子泰定元年公再來朝疾愈革上遣侍醫診視賜駝乳良藥卒不起薨于京師贈銀青榮祿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元獻朝

議公無生業母老子幼賜錢二萬五千緡臺臣又奏賜錢三萬五千緡仍以前所辭平章祿給之其夫人固辭曰始夫子仕於朝且不敢虛食廩稍今歿矣苟是祿非夫子意也夫人治喪悉從古制又築室買田顧護兆域踰時太夫人王氏亦喪夫人毀戚殊劇人愈嘆公德之刑于家者如此夫人龔吉刺氏右丞太納之女生男一女一公歷仕四朝顯揚中外然謙抑不居以故聲譽不赫赫表暴於世薨之日橐無遺金槨無鮮衣聞者莫不嗟悼焉翰林直學士馬祖常狀公行而朝之人俾前翰林學士吳澄文其墓道之碑澄固嘗聞公德美於是叙列所狀如右而作銘詩以綴于左銘曰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二七

堂堂世卿歆然弗矜優優才能退然弗勝克孝克誠先德是繩友弟恭兄靡計齷齪內行之完治移晷嘗不劇不園吏戢民安累朝眷遇匪類異數或受或否具中節度晚違望苑歸卧淮甸臣秉慕戀一再入見入見之時皇心孔怡天不勅遺疇不吁嘻帝哀耆舊遂終從厚而公良耦陳誼不苟播紳聞言嘉嘆貞堅謂公忠賢教始閨門荷公盛美嗚呼已矣彰于百世史氏所紀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神

道碑

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姓鄧氏諱文原
字善之其先蜀人寓杭甫再世蚤慧工文年十有五已
中進士舉隸南服歸國市隱弗耀訓授生徒以給親養
雖處窮約事生喪死必盡歡竭誠未嘗肯輕出謁鉅公
敬禮每造其廬當路多知名年三十二浙省檄充杭學
正大德戊戌部注崇德州教授越四年辛丑授應奉翰
林文字越五年乙巳陞修撰至大戊申考滿進階仍舊
職越三年庚戌出任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壬子入爲國
子司業延祐丁巳遷翰林待制明年戊午僉浙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又明年己未改江東道至治壬戌召爲集
賢直學士癸亥進階兼國子祭酒泰定甲子直經筵其
冬移疾去官明年乙丑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又明年丙
寅除湖南憲使俱不赴致和戊辰五月二十二日甲申
終于杭年七十子衍書來曰先君不幸至于大故旣葬
矣而墓石未銘也先生知先君深者敢以爲請澄適卧
病得書而哭病小間乃追憶舊事初至元間吳興趙承
旨孟頫子昂爲澄歷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及善
之爲翰林應奉澄始識之繼由翰林待制出江浙時澄
官胄監得餞其行又其後以集賢直學士兼祭酒時澄
承乏禁林次年同預經筵之選嗚呼執謂後予十年而

生遽先棄予而沒乎哀哉善之丰資溫粹儀矩端嚴其教于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潔如玉字法道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既逝欲求善書人舍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游伸民寃至今有遺愛詞苑代言史館修書悉合體制在儒臣中聲實相副者也
有文集內制彙讀易類編具存官階起將仕佐郎至承德奉訓大夫至中奉會大考從黼妣楊氏大考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雍氏追封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俱追封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南陽郡夫人其配南陽郡夫人徐氏前一月卒子衍承父澤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女子二柔嘉柔官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其婿也孫男萊孫其塋七月十三日癸酉其宅湖州路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徐夫人耐系本魏鎮西將軍苗裔去秦入蜀居資徙居綿之彰明叅政公避蜀兵難始寓杭云銘曰岷峩鉅儒前有相如玉楊三蘇宋遷南裔若李若魏卓爾拔萃繫吾善之蜀產之遺際今明時藝精黜染文熠燦睽輝映琬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沒言存澄清攬轡伸往出滯驅蝮珍綱提誨諄諄承學彬彬具

稱聞人中朝望竦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耆賢未應
奪年曷爲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墮淚

上卿大宗師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眞君張公道行

碑

周之中世至人神人出焉其心有得於天地之所以廣
大造化之所以長久而以無爲自然爲道見而傳之者
關尹氏聞而傳之者蒙莊氏也其說之衍自周之末闕
秦之亂至漢之初遯身而避世之士徃徃能髣髴其緒
餘故張留侯受教于下邳之老父曹相國受教於膠西
之蓋公一則以之佐高祖而創業一則以之佐惠帝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三十

守成孝文承其遺風元默恭儉俗化篤厚民底殷富天
下太平幾於刑措明效章章如此是以漢初知老子關
尹蒙莊之道而鮮獲知有堯舜文王周孔之道也當時
叙學術以道屬之老子曰其徒爲道家者流列于儒家
者流之上學術旣裂宗孔氏者謂之儒宗老氏者謂之
道士儒不得以與道之名而道士得以專道之名夫通
天地人曰儒儒而不通天地人其不得與道之名也固
當名以道士而不稍闖無爲自然之藩其得專道之名
也寧無其寔不稱之慙乎唐宋間道士各存寔亡况其
教與世而俱降視無爲自然之道霄壤矣皇元太祖皇

帝開基時則有全真道士託老子長生久視之說以自
神逮世祖皇帝混同海宇而神德直君張公入覲上悅
卽兩都皆崇建真宮居之公鶴身虬鬚川行山立晨夕
密勿欲清靜簡易與民休息所言深契宸猷於是罷遇
日隆比于親臣俾公號天師公辭避命議公稱號必極
其尊廷議曰上卿維宜乃號公上卿夫天子之卿六而
冢宰第一爲上諸侯之卿三而司徒第一爲上冢宰者
天下之相也司徒者一國之相也以古天子諸侯之相
稱公尊之極矣公之少嘗值相者謂公位極人臣神仙
宰相至是而其言果驗未幾又號元教大宗師成宗朝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三十一

加同知集賢院事武宗朝加大真人同知集賢院事位
大學士上尋加特進仁宗朝進開府儀同三司陞輔成
贊化保運動號玉刻元教太宗師卽以授故公掌教幾
五十年天下宮觀頰公徠役之奏慈儉之化者其何可
言及厭世而英宗皇帝嗟悼遣大臣臨賻勅有司禮塋
於縣之南山公歷事五朝聖眷如一越十年而今上皇
帝特封神德直君昔公之存也宮禁邸第鉅族故家待
公如神明朝廷館閣大臣達官禮公如父師際會之榮
尊貴之極從古以來未之有也而公視之若無未嘗萌
矜泰滿假之心意瀟然山間林下之臞仙非其天質之

美真合老氏不欲盈之道何能若是且有長在已而不
自矜有功在人而不自伐丁時之盛而不處其盛都道
教蔑加之名躋官階極尙之位而逡巡殿後斯所謂去
甚去泰不敢先者乎累聖錫公皆范金爲冠集寶爲飾
衣裳縷金織文佩綬劔履貫珠絡玉其直不貲而公平
居常服取其澣濯上尊之耐大官之膳日有餽而公飲
食菲薄不逾中人觀乎此則知公以服文彩厭飫食者
爲非道矣予固怪公卑抑之過而公終身弗改其素接
人不問貴賤少長俱致謹重畧無慢忽噫不可及也已
老子言王公以孤寡不穀爲稱道之行下賤也南華言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二

博大人以濡弱謙下爲表道之惡驕夸也公其亦然
歟公之弟子薛元羲以予之善公喜公也蘄予述公道
行予故據公之行凡僉于老子之道者書而道外之物
烜赫一時炫耀流俗人所共嘆羨者不書也公諱留孫
字師漢信之貴溪縣人也其徒入室升堂予所及知者
嗣太宗師曰吳全節行嗣師事曰夏文泳有職掌者余
以誠何恩榮孫益謙李奕芳毛穎達舒致祥主御前宮
觀者薛廷鳳丁應松張德隆薛元羲餘百十人載蜀郡
虞集所撰公墓誌集曰公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材
器可以用世而退然謹守其教師友間雍雍恂恂如古

君子家法則公之道其可以淺近議哉澄于公之道行
既書之如前復詩之于後詩曰

聃也猶龍元天爲宗本賤基下忠高畏崇欲焉山盈維
道之血輓世還淳邈彼皇風漢初救敝爰躡遺蹤休息
瘡痍民和年豐皇元混一俊乂雲從有方外臣自外留
中治務清靜謀協澗衷出入禁闈天寵日隆聖子神孫
眷渥齊同惴慄尊榮感幸遭逢純誠報上隨事獻忠五
朝一心善始善終繫神德君卑讓謙恭不居其成不有
其功敦兮若樸符德之容懿茲行寔與道混融愧修孔
道疇克如公述公道行以勗我躬

吳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二終



